

宋至平的十字关

林汉筠

壬寅岁初,元宵刚过,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过后,终于迎来了冲进山寨的阳光。瓦片上的水蒸气,朦胧又显得澄明,在阳光下打着神秘的手势。漆红的门,深色的瓦,藏红的墙,插在广场上那面鲜艳的红旗,立马显得生机勃勃。

走进位于德江县平原镇十字村,走向十字关,走进黔北工委旧址,你似乎听到一座山寨跳动的脉搏,柔软的呼吸与青春的脚步。你试图将脚步迈得从容点、轻盈点,却宿命般沉甸如铅,连哈出来的空气也是跟着打着寒颤。

这就是你跋山涉水,顶风雨、冒雪霜,苦苦追寻的地方。

十字关,平原镇的一个小山寨,因为地处德江与凤冈县的十字路口而得名。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寨,因1948年那场初雪,成就了黔地猎猎飘扬的一面旗帜,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奋进的中华儿郎。

一个月前,有幸参加黔地作协的一个实地采风活动。这天,大雨倾盆,大伙儿不得不舍弃了几个景点。当来到贵阳云岩区八角岩路国民党枪杀革命烈士遗址时,执意要下车去拜谒牺牲在这里的烈士。当地陪同作家得知你祖籍湖南,便将伞伸过来:这里牺牲的8名优秀共产党员中,有一个名叫宋至平的湖南人,在这里慷慨赴死,被特务活埋,年仅33岁。

宋至平,不就是出生于湖南湘阴、享誉出版界的《活路》杂志主编吗?湖南人编四川话版刊物,是出版界的一段佳话。这个佳话出自他的手中。二十年前,你曾在北京潘家园淘得一本《活路》翻印版,不止一次地指着那本旧式油印册子,为湖南人能办出这么优秀的刊物而骄傲着。

抗日战争刚刚结束,国民党反动派像吃了疯药一样,不顾国民反对,疯狂策划内战。重庆的文化、工商等各界代表组成“反内战联合会”,呼吁全国人民动员起来,制止内战。地下共产党员、来自湖南的重庆建川中学教师宋至平,在争取各方尤其是《新华日报》的支持下,开始了筹划出版进步刊物。为取既代表工作劳动,又包含着谋求“生存之意”的四川方言“活路”,他们成立了“活路社”,出版名为《活路》的刊物。他每天上完课后,就匆匆赶往编辑部修改稿子,撰写文章,为解决办刊经费,又回到家乡筹措资金。这本于1946年5月25日在重庆出版发行的《活路》刊物,以粗识文字的工农为主要读者对象,采用通俗化四川方言写作,主要刊登时论、通讯、文艺作品,宣传反内战、反独裁,宣传抗日、抗粮、抗税,团结群众求生存、争活路。在宋至平等人的精心策划下,《活路》深入工农群众,语言和形式特色鲜明,真正道出了百姓心声,令敌人如刺在咽、如芒在背。地下党的同志,将它作为公开教材进行学习;红岩小学、莲花小学、农民夜校等,把它当作识字课本和政治教材。刊物发行到川北、川东、川南等地,发行量两三万份以上,产生了积极的影响,被国民党反动派定性为“共产党的地下刊物”,始终处在白色恐怖之中。1947年2月,《活路》被国民党当局查封。

那位以红色题材小说见长的作家,更加神秘地说:宋至平还在黔东南德江工作过,中共黔北工委的工作就是他主持的。

想起那本《活路》,想起那座还没来得及去拜谒的黔北工委旧址,烟,不就是王安史笔头上那缕似春轻烟吗?他激动起来,有了对着关口大喊的冲动——他似乎听到了大西南解放的号角,看到了插满飘扬在黔地的旗帜。

就这样,负载着千钧重担,宋至平用两条竹块做成圆规,以德江为中心,在黔东南地区清理、恢复、发展党组织,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。用一双“铁脚板”,走进一个个老乡家中,摆起“龙门阵”(家常),筹建“翻身会”“农协会”“齐心会”“同心会”和“民青同盟”等多个群众组织。用那双大手,指挥着一场声势浩大的“兵运”“抗丁”“抗粮”“抗税”“农运”“学运”革命运动,用方正的汉字,将山寨的每一个细节,写进了这块土地,写进了党的史册。用智慧和敏锐,先后打通各种关系,建立同盟武装。

为便于联络工作,半年后黔北工委从十字关搬到杉园营盘山上,还是利用私塾先生的身份作掩护,开展党的工作。营盘山,是德江通往务川、四川的必经之路,原为清朝咸同年间黄军所建,内有石城墙、石卡门和炮台等军事设施,有三间正好可以组织各项会务。对于“书生”宋至平来说,这里成了他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。1949年2月,中共贵州省委正式成立,宋至平接命派往贵阳,领导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。

很多时候,一座山,一条河,甚至一棵树,就是一个人的宿命。宋至平以及他的战友,在巍巍青山里,亲手播下的火种,已成为燎原之势;辛勤耕耘的田地,已丰收迷人。

黔北工委建立,只有短短的两个春秋,却先后组建了“中国人民解放军黔东纵队”“黔东南游击队”“湄潭游击队”以及郎岱、关岭、晴隆游击队武装,举行了松桃、湄潭和郎岱多次武装暴动,将“黔东南纵队”“黔东南游击队”“思南游击队”“湄潭游击队”合并成立“中国人民解放军黔东南纵队”,发展到2900多人,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解放了辰溪、凤凰、松桃、铜仁、江口、印江、思南、德江、凤冈、湄潭等10个县,60位同志的鲜血洒在这里,为这座山寨丰碑奠基,共同创造了一个豪情激荡的英雄时代。

“作始不简,将毕也巨”,这是始与终的哲学命题。十字关茅草屋里的那次秘密会议,闪电般照亮出山寨的一条阳光大道。

昏暗的油灯下,几个人的坚毅目光,一直定格在这里。青山有情,青松有灵。这山,这树,这茅草屋,是宋至平的栖息地,是他精神的港湾,是劳苦大众寻找“活路”的坚挺心境。

看来,在雪地的茅草屋,也有走近前人的方式。轻轻地一抬脚,就回到八十年前的空间。

牛背一样隆起的山包,傲立雪中,微微吹拂的山风,被一种无形的力量,在推动着。你抖动着,抖动落在身上的雪花;寻找着,寻找着那个留着小平头的、穿着长挂衫迎风而立的身影。那个定格在33岁的身影,定格在大山的身影,定格在阳光下的身影。

而学堂里,那支写秃了的笔,那张断角的桌子,那盏残缺的台灯,记载着那段刻骨铭心的峥嵘岁月,写下了一篇关于这座山的悲壮史诗。

猛抬头,闻到了那瓶用锅灰炭调成的墨水,所弥漫的清香。

大江南北(11)

佛性弥勒

唐红云

弥勒,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下辖的一个县级市,地处东经103度04分至103度49分,北纬23度50分至24度39分,属亚热带季风气候,地貌以丘陵、盆地、平原为主,平均海拔1450米,年平均温度18摄氏度,气候宜人,“冬无严寒,夏无酷暑”,近年来成为人们旅居康养的热门之地。

弥勒之名,源于佛教?非也!源于“宋之弥勒部也”(《弥勒州志》)。常汉林的《阿细迁徙史》记载,南诏时期彝族阿细人先祖“莫拉(又称木拉)”率领“阿细部”征战(迁徙)到弥勒并在此定居,其首领“莫拉(木拉)”后汉语音译为“弥勒”。宋大理时境内为东爨乌蛮三十七部之一的弥勒部所据,始记载“弥勒”之名。弥勒是“阿细跳月”的发源地,2008年“阿细跳月”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弥勒有佛教吗?自然是有的!明天启六年(1626年)僧人如玉在锦屏山募资营建弥勒寺,成为滇东南佛教胜地之一。弥勒百姓大多信佛,有史记载:“州以弥勒名,其治好佛”。1999年在锦屏山上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弥勒坐佛,人们要拾级1999级台阶去敬奉这尊大佛。

弘一法师说:“人不要信佛,但一定要有佛性”。佛性,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,它更是一种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。佛性追求的是“善”,善待生命,善待他人和自己,这样才能获得内心的平静和安宁,所以弘一法师又说:“做一个善良的人,心安便是归处”。弥勒便是个修“善”的好地方。

2025年1月9日晚八点半我们抵达弥勒。车窗外灯光点点,小城安逸舒适。当我们到达山水庄园酒店时,酒店主人刘同学和另外几位大学同学已等候多时。放下行李便进入推杯换盏说别后情景模式,开启弥勒开心之旅。

10日上午刘同学酒店开例会,我们自行活动。走几步便到湖泉生态园。湖泉生态园是一个免费开放的国家4A级景区,或者说它就是一个公园。信步湖边棕榈树下油然而生度假的感觉。忽然想起那些歌词:“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/何不潇洒走一回”,“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/聚散终



有时/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/至少梦里有你追随”,人世间的恩恩怨怨就此打住!黑天鹅若若无人地在湖中展示她优美的身姿,或伸着长长的脖颈前后左右梳理羽毛,或悠哉游哉泳于湖中,身后拖着美哒哒的水纹,或转过头温柔地呼唤幼仔……我几乎零距离地拍摄丝毫也没有惊扰到她!看来对人类的信任是她展示美的定力。

下午,刘同学带着我们又环湖绕行了一圈。她给我们详细介绍了湖泉生态园。湖泉生态园始建于2003年,占地面积共2平方公里,湖面面积1.2平方公里,它的主题就是自然,爱护自然,遵循自然规律,人与自然和谐相处。园中花草树木

多达200多种,有红豆杉、香樟树、杉树等国家保护植物,引来白鹭、黑天鹅等多种珍稀鸟类安居于此。林木中掩映着黑天鹤、茶楼、温泉浴场、阳光沙滩,是一个休闲娱乐健身的好地方。

11日上午,我们拜了锦屏山弥勒大佛。站在锦屏山上美丽的风景尽收眼底,让人无感佛门威严之压迫,有的是游客的轻松愉快,是一次与佛与自然美好的心灵交流。下午游东风韵小镇。东风韵小镇是一个集生态农业、艺术文化、休闲度假养生为一体的国家4A级现代农业旅游综合体。其中,万花筒艺术馆惊艳世人,其建筑风格融合了红酒文化、彝族阿细人的火文化,酒瓶、火苗状的城堡全部用红砖砌成,形状奇特,被誉为“魔幻未来主义的魔幻城堡”和“离你内心最近的童话城堡”,火爆全网。我们从景区大门一直走到城堡。沿途庄园里的薰衣草、燕尾草、风铃草、黄冠菊、玫瑰花等在冬季并未开放,湖滨湿地的水草也已枯萎,但我们并不觉得失落,平坦的大道和起伏舒缓的山峦使我们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向魔幻城堡,因为我们知道这片土地正积蓄能量孕育着新的生命,来年一定会有一次新的大爆发!

来弥勒泡温泉是必不可少体验,几乎每家酒店都有温泉池。泡在温泉池里,拉长时间,让时光缓慢流淌,身心得以舒展。

阿弥陀佛!让我们珍惜时光,珍爱生命,心怀善良,善待一切,好好活着!

原谅一块腊肉的咸

句芒云路

敢打包票,喜欢自家所熏腊肉的人,绝对不会再去超市或农贸市场批量生产的腊肉。铁定嘴一撇,眉一挑,眼一斜,而后一句严重同质化的吐槽:哈,那个都能叫腊肉?

腊肉的名流一般在农村,具体哪家哪户,各有定论。质量优劣,有时也凭运气,熏腊肉程序多、时间长、变动因素多,方面面很难总是稳定发挥。不过不管怎么评,松桃城的腊肉都必须在列,不然就是一场伪评比。好是有根缘的,或者说有硬核的竞争力:一是桃城人历来喜腊肉,无腊不年,自然用心熏制;二是桃城人“小富则安”,一头猪,从年头喂到年末,少喂甚至不喂饲料,肉质上佳,假如包换的土猪肉、黑毛猪肉,也不拿去市场卖,咱不挣那个钱,一年到头,咋不犒劳犒劳自己?豪气的,整头猪都自家独享;追求性价比的,通常与亲友分,一人一半,内部贵宾价,皆大欢喜;三是松桃人爱烤火,且耐心,熏腊肉的最佳材料——柚子皮、柑子皮,秋时就捆绑着,柏树枝,门前屋后即来就是。松桃腊肉的短板在花样少,熏肉就熏肉,一般就肉条加猪腿,懒得灌香肠,犹如其耿直的秉性。薰排骨和舌条是后来才跟风兴起,仅作补充,不当大任。

2023年的冬天体验了一把薰腊肉——心有余悸——太难了。

谨遵行家之嘱(适用于住商品房没地薰又难耐口腹之欲的城里人):将买回的排骨喷些白酒,放置二十分钟左右之后再放盐、花椒“咬”四五天,期间每天翻动一下,以免盐度失衡,只往一边倒。“咬”是铜仁话,翻译成书面语应该是“腌”——还是别翻译的好,“咬”字多生动。盐的多少有参考比例,一般十斤肉放二两半盐,不过更多还凭经验。盐轻了肉质腐坏,存放时间短;太重了是灾难,一口下去,到嘴的哪是肉,分明是盐巴坨坨。“咬”好了,放窗台风干三四天,



然后再用炭火熏两三天即成。

“秘方”既得,最终决定到天楼上一个放杂物的小屋里熏,不能用也不敢用大火大烟,只用柚子皮、柑子皮和甘蔗皮,薰得提心吊胆,生怕消防、物管逮到收拾。仅就两天,在我看来也够黑暗的,你得蹲守,就像警察监视嫌疑犯:哪都不能去,也不敢去,内急了上个厕所也是快去快回。炭火不能太大,不然腊肉秒变烤肉;不能太小,火候不到劲不足,腊肉就不会给你颜色看。在天楼呆两个小时不算什么,两天两夜就漫长了,一分一秒的煎熬里,你会责怪那肉怎么还不变色,变色了你又焦虑怎么还不变深,变深了你又担心是不是太猴急,因为心急熏不出优秀的腊肉。想起以前吃亲戚好心好意送的腊肉,太咸会嫌弃,咬紧牙关吃完,整天都想补水;太干总埋怨,比喻不是在吃腊肉,而是在啃干柴棒棒。真是负心薄情。

唉,亲历了才知道,这哪是熏腊肉,分明是量变产生质变的化合工程,时间与火在一点一滴中交融,腊肉一如它们共同倾注心血的结晶,一点点地成长,一点点地蜕变,薰好了,看着它,想着它,真是磨人得很,也可爱得很。

去年春节前照例回老家拜年,一并带了些本人的“腊肉处女作”显摆——还真如愿以偿,腊排骨的品相让大伙惊艳。洗净后用斧头砍成截,头两道水灌洗油盐垢,煮开倒弃,再煮开再倒弃,第三道水才要。腊排骨煮熟了,自制火锅底料主料均成,色泽上稍欠了些,毕竟就薰两天,不过腊味还是足的。不时加入自家种的白菜青菜香菜大蒜苗,浓淡抹总相宜。

席终人散,桌上一堆骨头,锅里余烟袅袅,肚子饱了嘴依然馋着——嗨,真是的。

铜仁美食 别样记录



黔北特委旧址